

荒野上的悲劇——埃德英·藍道西爾（Sir Edwin Henry Landseer）蘇格蘭高地紅鹿狩獵圖像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黃懷義

摘要

埃德英·藍道西爾（Sir Edwin Henry Landseer, 1803-1873）為英國 19 世紀維多利亞時代最著名的學院畫家之一，以描繪動物畫聞名。他的動物畫題材呈現相當多元的樣貌，從受人憐愛的寵物到荒山野獸全都躍然畫上，深受當時人們的喜愛。畫家有一系列描繪蘇格蘭高地紅鹿狩獵的圖像，以 19 世紀維多利亞時代人們前往蘇格蘭高地進行野外運動（field sport）作為主題。畫面十分具有戲劇張力，對於動物的描繪極為細膩，可見畫家繪畫技巧的純熟。這些圖像並不單是為狩獵進行紀錄性描繪，更呈現畫家對自然的體悟，以及對蘇格蘭高地與狩獵進行的文化建構。本文將分為三個部分，首先針對藍道西爾所繪一系列蘇格蘭高地紅鹿狩獵圖像產生的背景進行脈絡上的梳理；再者，針對這些圖像進行畫面分析，說明這些圖像為畫家將個人對自然的體悟轉換成畫作呈現；最後，將這些圖像放在英國狩獵文化的發展脈絡下進行爬梳，試圖指出它們承載的意義。

關鍵字

藍道西爾（Sir Edwin Henry Landseer）、維多利亞時代、動物畫、狩獵

前言

藍道西爾從 1830 年代開始，持續描繪一系列有關蘇格蘭高地紅鹿狩獵題材的作品【圖 1】【圖 2】。王室成員及貴族時常向畫家委託畫作，或者從展覽中購入畫作，像是維多利亞女王 (Queen Victoria, 1819-1901)、阿爾伯特親王 (Albert, Prince Consort, 1819-1861)、以及當時頂尖鑑賞家等皆十分喜愛。¹ 雖說如此，藍道西爾的作品從未限於少數人的獨享，它們時常被公開展示以及雕刻製版，並受到大眾的喜愛，版畫銷量極佳。這些畫作十分具有戲劇張力，描繪自然中動物間彼此鬥爭的場景，畫家對動物的描繪極為細膩生動，可見他繪畫技巧的純熟以及對動物深入的研究。畫中風景傳達出與動物一致的氛圍，並且相得益彰，整體呈現一齣令觀者心生可畏的荒野悲劇。關於英國 18 世紀後半期至 19 世紀前半期風景畫中「崇高」浪漫的美學思潮，可見李淑卿在《自然與情感交融：英國浪漫時期風景畫的天空》一書中的討論。²

簡言之，藍道西爾畫作中所體現的「崇高」，與 18 世紀哲學家埃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 1729-1797) 在定義崇高時採用的許多特徵相符：廣大的、陰暗的、模糊和結實的；狂野、野性的力量和恐怖感。另外，李淑卿於《自然與情感交融：英國浪漫時期風景畫的天空》中提到：

(伯克) 企圖將視覺藝術奠基於人類激情的理論，他的「美的」和「崇高的」理論皆引自主觀的而非客觀的判斷標準，成為浪漫主義的中心觀點，其中「崇高的」美感在十八世紀逐漸被視為是藝術傑作的真正動力。由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間，很多英國風景畫家於他們的中、晚期時常深受柏克「崇高的」觀念激發……。³

本文試圖探究藍道西爾這些高地狩獵圖像的生產脈絡，並藉由畫面分析，指出這些圖像並不只是對自然或野外運動的紀錄性描繪，而是源自畫家對自然的體悟，以及對蘇格蘭高地與狩獵所進行的文化建構。

一、前往蘇格蘭高地

藍道西爾的一系列蘇格蘭高地紅鹿狩獵圖像，多少反映出 19 世紀維多利亞

¹ John M. MacKenzie, *The Empire of Nature : Hunting, Conservation,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New York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31.

² 參見李淑卿，《自然與情感交融：英國浪漫時期風景畫的天空》(新北市：聯經，2018)，頁 71-139。

³ 李淑卿，《自然與情感交融：英國浪漫時期風景畫的天空》，頁 81-82。

時代人們遠到蘇格蘭高地進行狩獵的風氣，早在 18 世紀中期過後英格蘭人就已在蘇格蘭土地上從事戶外活動。隨著工業革命如火如荼的進行，英國社會正經歷前所未有地快速發展，國家從農業社會脫胎後一頭栽進了工業社會的發展進程之中。正當國家享受著富庶所帶來的榮景時，種種社會問題卻也接踵而至。人們大量湧入城市，造成都市擁擠不堪。此刻人們開始回憶起過往寧靜安詳的社會，並且在鄉村找到他們內心嚮往的地方。⁴

英國 18 世紀 20 年代興起的「大旅遊」使人們將眼界望向歐洲大陸，⁵ 至 18 世紀中期，本土荒野地區成為另一種選擇，人們前往蘇格蘭欣賞湖泊、山地、岩石、急流等豐富地形樣貌，此地成為本土旅遊的選項之一。⁶ 到了 18 世紀末期，歐陸戰火時起，英國並未倖免於難，1793 年起英法武力對峙持續不斷，直到 1814 年拿破崙潰敗為止。因為戰事的緣故，歐陸旅遊遭遇阻礙，本地旅遊配合工業革命帶來的便捷交通，逐漸興盛。另一方面，法國大革命帶來的時代動盪，使得文學藝術也發生急遽的變化。關於這點，李淑卿認為：

當時的作家或藝術家普遍感受到一股新的時代精神，一股大膽的創造力。這種強調個人獨創力的浪漫精神，把文學藝術從傳統的規律解放出來……強調以獨創力抒發強烈的個人感情外，即是努力投注於描繪大自然的景色。⁷

這股氛圍刺激了英國作家與藝術家對本土風景的研究。

18 世紀末國內旅遊成員中就有不少詩人與畫家，他們奔走自然並親身觀察野外風光，他們將對自然的體會直接呈現出來，致使當時歌頌自然的詩篇大幅增加。⁸ 華特·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為蘇格蘭詩人、歷史小說家，他的許多作品被列為英國文學和蘇格蘭文學的經典之作，在 19 世紀時廣受人們的喜愛。司各特於作品中對蘇格蘭自然風景有著直接且生動的描寫，自然往往以崇高且浪漫的形象示人。1810 年司各特出版了長詩作品《湖上夫人》（*The Lady of the Lake*），描寫卡特琳湖區的景色，雖然作品是以愛情故事為主軸，但司各特同時將蘇格蘭高地的壯麗風光與傳奇故事交織在一起：⁹

昏昏然向前，在密林盡頭，一條靜謐的小溪蕩蕩悠悠，小溪的源頭幽深狹窄，僅容得雛鴨嬉戲暢游。迷途茫茫，百折千回，小溪變成

⁴ 李淑卿，《自然與情感交融：英國浪漫時期風景畫的天空》，頁 77。

⁵ 李淑卿，《自然與情感交融：英國浪漫時期風景畫的天空》，頁 78。

⁶ 李淑卿，《自然與情感交融：英國浪漫時期風景畫的天空》，頁 83。

⁷ 李淑卿，《自然與情感交融：英國浪漫時期風景畫的天空》，頁 76。

⁸ 李淑卿，《自然與情感交融：英國浪漫時期風景畫的天空》，頁 77。

⁹ 曹明倫，〈司各特的詩〉，《外國文學研究》01 期（1985），頁 103。

了長河大流，水面宛如藍色的明鏡，映著嶙峋巉岩，嵯峨山丘；孤身騎士繼續游蕩，更覺水道縱橫，天地悠悠。山岩不再堅如磐石，巍然屹立在林海綠洲，但見雲遮霧掩、烟波浩渺。山岩像洶壕環繞的城樓；洪波滾滾，浩瀚無垠，分割了塵塵險峻的山頭，山岩離開了母親大山，像海中的小島水上的舟。¹⁰

在這首詩歌中，蘇格蘭高地荒蕪卻又尊貴，騎士的無畏精神與自然的浪漫形象交融在一起。司各特的作品提供了 19 世紀的人們對蘇格蘭高地的想像，甚至動身前往探索的渴望，帶動了前往蘇格蘭旅遊的另一高潮，使得蘇格蘭高地在當時成為了廣受歡迎的旅遊勝地之一。¹¹ 如果說司各特的作品提供給英格蘭人旅遊的想像，那麼威廉·史克羅普（William Scrope, 1772-1852）的著作則是將蘇格蘭高地與野外運動結合在一起，將高地塑造為一處理想的野外狩獵場所。

他的著作《獵鹿的藝術》（*The Art of Deer-Stalking*）於 1838 年首次出版，之後多次再版，並被當時的雜誌廣泛引用。此書保持了司各特筆下高地作為原始自然的氛圍，講述書中主角穿越荒野追蹤高地雄鹿的故事。在高地的壯麗山川裡有著紅鹿群居其中，獵人追蹤雄鹿的過程既要克服環境的困難，也需掌握狩獵的技巧，只有當雄鹿出現在清晰的視線範圍內時，才是獵人們開火的好時機，而那些沒有立即斃命的獵物，則會被釋放出去的獵犬逼上絕境。¹² 《獵鹿的藝術》中強調主角單獨行動的冒險精神、嫺熟的狩獵技巧和足智多謀，以及狩獵作為人類在原始世界生存的必要手段，因為在令人敬畏的原始自然中存有恐怖的力量，¹³ 人與動物皆無法避免戰鬥。

二、荒野上的悲劇

蘇格蘭高地在 19 世紀時不僅是一處旅遊勝地，同時還是從事狩獵的理想場所。在維多利亞時代，來自倫敦和工業城市的狩獵遊客紛紛湧入，¹⁴ 他們是富有的實業家和擁有土地的上層階級人士，透過租用蘇格蘭高地的地產，享受野外運動的樂趣。¹⁵ 為了迎合這股旅遊熱潮，高地上的耕地和牧場被改造成「荒野」的樣貌，許多英格蘭貴族還在高地購置地產，狩獵小屋也跟著建造起來，¹⁶ 藍道西

¹⁰ 曹明倫，〈司各特的詩〉，頁 103-104。

¹¹ 高靈英，〈論司各特的自然風景描寫和蘇格蘭形象塑造〉，《中州大學學報》04 期（2008，08），頁 39。

¹² The Animal Studies Group, *Killing Animals* (Urbana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6), p. 53.

¹³ Diana Donald, *Picturing Animals in Britain, 1750-1850* (Lond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Paul Mellon Centre for Studies in British Art, 2007), p. 297.

¹⁴ Diana Donald, *Picturing Animals in Britain, 1750-1850*, p. 293.

¹⁵ The Animal Studies Group, *Killing Animals*, p. 53.

¹⁶ John M. MacKenzie, *The Empire of Nature : Hunting, Conservation,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p. 28.

爾所繪的蘇格蘭高地紅鹿狩獵正是這股熱潮下的產物。畫家當時也從事蘇格蘭高地狩獵，1824年他首度踏上蘇格蘭並深愛此地，之後便經常回到那裡。畫家留下許多在山地時所繪的素描，經常就近觀察自然並進行戶外寫生，對動物有了第一手的認識。1873年畫家去世後，房子的拍賣目錄列出各種狩獵戰利品，除了反映他對狩獵的熱情，也說明他是如何在畫作中達到精確描繪的效果。¹⁷

（一）鬥爭的場面

藍道西爾的高地紅鹿狩獵圖像呼應著司各特以及史克羅普兩人的作品，1824年畫家首次踏上蘇格蘭時就拜訪了司各特，司各特後來成為畫家的贊助人之一。藍道西爾也熟識史克羅普，替他的《獵鹿的藝術》一書繪製插圖，¹⁸書中關於高地景觀的壯麗、獵人的特質以及狩獵作為自然中必要的生存鬥爭等敘述，皆與藍道西爾畫中所傳達的精神極為相似。

《山洪中的雄鹿與獵鹿犬》(*Deer and Deer Hounds in a Mountain Torrent*)

【圖 1】是目前藍道西爾現存高地紅鹿狩獵主題畫作中，時序上最早的一幅（約 1833 年）。內容描繪在整個狩獵過程中十分驚心動魄的一刻，兩隻獵犬與一隻雄鹿正在激烈打鬥，雄鹿被獵犬們困在溪水中，牠們身旁則是稜角分明的粗黑石塊層層堆疊，湍急的溪水從牠們下方滾滾流過，因為碰撞而噴發慘白的水花。畫面左手邊的獵犬，因承受不住鹿角的攻擊頂撞早已敗陣下來，鮮紅的舌頭垂掛在嘴邊，倖存的獵犬則死命地咬住雄鹿不放。雄鹿的命運也好不到哪裡，牠眼球翻白，舌頭外露，仰望天空露出痛苦的神情，經歷一番打鬥早已使牠精疲力盡，也代表這場鬥爭即將進入尾聲，最終勝者將得以繼續生存。畫面的上部深谷的幽暗氣息重重壓下，更加深了畫面的窒息感，凸顯出自然中的殘酷以及命運的無情。¹⁹

自《獵鹿的藝術》我們得知只有在獵人開槍而獵物沒有斃命的情況下，獵犬才會被釋放出去。受傷的雄鹿通常會逃往河邊或湖邊避難，而獵犬則要負責困住獵物，等待獵人給予致命一擊。藍道西爾稍晚的作品《湖邊的雄鹿》(*Stag at Bay*)【圖 2】也描繪類似的主題，受傷的雄鹿企圖躲避獵犬的追捕而逃往湖邊，但從牠被困住的模樣來看，其運命應該是凶多吉少。²⁰

¹⁷ John M. MacKenzie, *The Empire of Nature: Hunting, Conservation,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p.31.

¹⁸ Diana Donald, *Picturing Animals in Britain, 1750-1850*, p. 297.

¹⁹ Tate: <<https://www.tate.org.uk/art/research-publications/the-sublime/diana-donald-sublime-subject-edwin-henry-landseers-deer-and-deer-hounds-in-a-mountain-r1129552>> (2019/05/20 瀏覽)。

²⁰ The Animal Studies Group, *Killing Animals*, p. 55.

(二) 自然中的生存法則

上述兩幅畫作雖然皆為狩獵主題，畫面中卻不見獵人的蹤影，關於這點可與另一位英國畫家理查德·安斯德爾 (Richard Ansdell, 1815-1885) 的作品《湖邊的雄鹿》(*Stag at Bay*) 【圖 3】進行對照。安斯德爾的畫作主題與藍道西爾所繪一模一樣，不同的是安斯德爾的畫中有獵人的存在，他躲在岩石後面，那裡對獵人來說正是一個絕佳的地點，他接著對雄鹿開槍，給予致命一擊。反觀藍道西爾沒有畫出獵人的身影，但是獵人並非不存在，獵犬的在場正意味著獵人也在附近。此刻獵人的所在位置與觀者是不謀而合的，獵人可能正從望遠鏡或者獵槍上瞄準這一幕，觀眾則如同獵人正目擊著狩獵過程中最高潮的時刻。²¹

藍道西爾在狩獵圖像所呈現的對於自然的看法，與英國地質學家查爾斯·萊爾 (Sir Charles Lyell, 1st Baronet, 1797-1875) 在《地質學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 中的觀點相互呼應，該書在 1830 年至 1833 年間分成三卷先後出版。萊爾認為自然作為永恆鬥爭的地方，動物不僅注定要互相鬥爭，還要抵抗環境中的敵意。²² 物種之間持續不斷的鬥爭是為了爭奪生存空間，以及每一個進步的物種都勢必透過成功地對抗侵略者來保全其領土。²³ 反觀安斯德爾的畫作則呈現出人類對自然的干預，學者黛安娜·唐納德 (Diana Donald, 1938-) 認為在《湖邊的雄鹿》【圖 3】中雄鹿與獵犬的鬥爭，全都屈服於更強大的人類意志和智慧之下，人類在此掌握了絕對的支配權。²⁴ 對比之下，黛安娜·唐納德認為藍道西爾將畫中雄鹿的處境比擬作人類自身的處境，這種擬人化的手法可以在《湖邊的雄鹿》【圖 2】中看見，畫中雄鹿仰天的姿勢使人聯想到傳統歷史畫中垂死的英雄；²⁵ 據記載，藍道西爾能夠模仿雄鹿的聲音、姿勢和表情等，除了說明畫家對雄鹿有第一手的認識外，還可藉由回憶獵物的過程來增強對牠的情感，進而產生移情作用。²⁶ 因此，在某個層面上人類處境如同獵物一樣，無法逃脫自然秩序的支配，人類為了生存，與獵物進行鬥爭成為必然過程。藍道西爾的畫作通過強調在自然秩序下，人類和獵物間的鬥爭以及惡劣環境的力量，獵人正面臨著一場自然界特有的悲劇，而這個秩序將決定物種的命運。²⁷

三、藍道西爾畫作中的意涵

藍道西爾畫作中的構圖方式也相當特別，無論在《雄鹿與獵鹿犬》【圖 1】還

²¹ The Animal Studies Group, *Killing Animals*, p. 55.

²² The Animal Studies Group, *Killing Animals*, p. 56.

²³ The Animal Studies Group, *Killing Animals*, pp. 51-52.

²⁴ The Animal Studies Group, *Killing Animals*, p. 55.

²⁵ The Animal Studies Group, *Killing Animals*, p. 57.

²⁶ Diana Donald, *Picturing Animals in Britain, 1750-1850*, p. 299.

²⁷ The Animal Studies Group, *Killing Animals*, p. 56.

是《湖邊的雄鹿》【圖 2】中，鬥爭中的動物都相當接近觀者，牠們被放置在畫面的前景，幾乎充滿了整個畫面，觀者的視線與動物齊平，似乎也使觀者更容易感染到畫中動物的情感，以及對命運的體會。戲劇性的空間安排和極端自然主義的描繪：蓬亂的皮毛、滴著口水的嘴巴、發了狂的眼睛以及獵犬豎起的尖牙等，提供給觀者身臨其境的感覺。²⁸

（一）英格蘭狩獵遭遇反對

從 18 世紀開始，英格蘭本土的野外運動遭到強烈的抵抗，²⁹ 在當時狩獵是上層階級的特權，只有私人領地達到一定面積的貴族才有能力從事狩獵活動。狩獵的地點是在貴族們的鄉村住宅，獵狐則是他們最受喜愛的活動。³⁰ 到了 18 世紀下半葉，批評狩獵的聲音更加高漲，反對狩獵的爭論集中在對獵物的殘忍上，甚至以「野蠻」一詞來暗示貴族們這種粗俗的娛樂。³¹ 當進入到 19 世紀維多利亞時代，蘇格蘭的旅遊似乎有望恢復狩獵的理想，並且試圖扭轉狩獵作為「粗俗的娛樂」的形象。³² 如前所述，藍道西爾的畫作將狩獵描繪成為生存的必要手段，並且由自然的秩序所支配，擺脫了英格蘭本土狩獵建立在人類中心主義之上的原則，即人類對動物有絕對支配的權力，³³ 這正是狩獵為人詬病的地方。

（二）「男子氣概」的培養

即便狩獵遭受強烈的抨擊，狩獵支持者仍挺身捍衛這項活動，維護狩獵的傳統價值。狩獵可進行「男子氣概」的培養，獵人們必須熟悉武器的使用方式以及騎馬技巧；狩獵還可藉艱難的過程來鍛鍊身體，並藉著熟悉狩獵的要領來提升自我本事，這些都是培養勇氣所必不可少的。³⁴ 藍道西爾畫作中的獵物充滿野性的力量，牠們既強大又高貴，成為獵人們可敬的對手，而獵人的勇猛則可與雄鹿的力量、睿智、機敏、力量和速度相匹配。藍道西爾畫中的獵犬擁有古老血統，《高尚生活》（*High Life*）【圖 4】所繪即是這種獵鹿犬（Deerhound），或稱為「高地灰狗」（Highland Greyhound），在畫中他們展現絕對的忠誠與順從，並在狩獵中與人類達到良好的合作關係。³⁵ 獵鹿犬這個品種的形象在司各特的小說中得到強化，以其高貴與威嚴的特質而顯得珍貴。黛安娜·唐納德認為藍道西爾以擬人

²⁸ The Animal Studies Group, *Killing animals*, pp. 55-56.

²⁹ David Perkins, *Romanticism and Animal Right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64.

³⁰ 錢乘旦、陳曉律，《英國文化模式溯源》（四川省：上海社會科學院，2003），頁 278-279。

³¹ David Perkins, *Romanticism and Animal Rights*, pp. 70-71.

³² David Perkins, *Romanticism and Animal Rights*, p. 71.

³³ Diana Donald, *Picturing Animals in Britain, 1750-1850*, p. 297.

³⁴ David Perkins, *Romanticism and Animal Rights*, p. 65.

³⁵ Diana Donald, *Picturing Animals in Britain, 1750-1850*, p. 129.

法描繪獵鹿犬，並「非人動物在象徵意義和生活經驗方面與特定人類聯繫在一起。」³⁶ 《高尚生活》【圖 4】中的獵鹿犬出現在一處華麗的城堡裡，伴隨主人的盔甲和獵鷹裝備，牠的優雅身形與良好教養等特質是與主人共同擁有的；另外藍道西爾的獵鹿犬是對「Scott 所推崇的理想化的、騎士精神的過去」的呼應。³⁷ 騎士精神是貴族們所樂意擁有的，而勇敢尚武則是騎士精神的首要內容。³⁸

(三) 狩獵的正當性

狩獵時常被當作替戰爭做準備，³⁹ 彼得·貝克福特 (Sir Peter Beckford, 1740-1811) 曾提到獵狐是一種戰爭，因為它具有無法預料、疲勞、困難、危險等特質。⁴⁰ 狩獵被認為在培養貴族的軍事能力上具有價值，戰士如同獵人一般，必須熟悉武器和馬術等，並擁有十足的勇氣。⁴¹ 到了維多利亞時代，狩獵支持者為這項傳統進行辯護，他們「將狩獵當做是男子氣概的一種展示」。⁴² 當時著名獵人 John Cook 就曾表達假如沒有狩獵，那麼英國人的男子氣概將會衰退，英國人的勇敢、心胸開闊、思想自由也將不復存在，成為一個柔弱的種族。⁴³ 這種對狩獵的情感與意識形態，應放在維多利亞時代帝國主義擴張的脈絡下來理解。「殺生」是英國民族精神中的一個重要面向，狩獵則被視為歐洲擴張的必要準備和訓練。⁴⁴ 在這種情況下，狩獵絕不只是一件單純屬於貴族的消遣娛樂而已，而是一個透過狩獵培養戰士的過程，戰士應具備的男子氣概則與獵人相一致。獵人藉由狩獵成為戰士，並在日後投入帝國主義擴張的戰役中。

結語

藍道西爾熱愛蘇格蘭高地，並且時常回到那個地方，他勢必知道浪漫主義詩歌中對高地的描述方式，也知道萊爾對自然所提出的論點，因此當他投入大自然的懷抱時，便有機會親身去驗證它們，透過對自然的經驗與研究獲得自己的體悟。以畫作來看，他似乎認同生存就是要不斷經歷鬥爭的論點，並對大自然的力量表

³⁶ 原文為 “However, Edwin Landseer shortly afterwards began to invent a new kind of anthropomorphism, where animals were associated with particular kinds of humans at the level of symbolism and that of lived experience.” 轉引自 Diana Donald, *Picturing Animals in Britain, 1750-1850*, p. 128.

³⁷ 原文為 “the idealising, chivalric vision of the past popularized by Scott.” 轉引自 Diana Donald, *Picturing Animals in Britain, 1750-1850*, p. 129.

³⁸ 錢乘旦、陳曉律，《英國文化模式溯源》，頁 282-283。

³⁹ David Perkins, *Romanticism and Animal Rights*, p. 65.

⁴⁰ David Perkins, *Romanticism and Animal Rights*, p. 65.

⁴¹ David Perkins, *Romanticism and Animal Rights*, p. 65.

⁴² 原文為 “some of whom already, it seems, viewed their sport as a display of maleness.” 轉引自 David Perkins, *Romanticism and Animal Rights*, p. 65.

⁴³ David Perkins, *Romanticism and Animal Rights*, p. 66.

⁴⁴ David Perkins, *Romanticism and Animal Rights*, p. 66.

示敬畏，甚至認為人類面臨的處境就如同動物一樣。藍道西爾的畫作如此地受到歡迎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在畫作中「匯集了自然史研究，和當代對將人類價值觀和特徵投射到非人動物身上的熱愛，以及對暴力的浪漫迷戀、極端情感和宿命論」。⁴⁵ 他的狩獵題材十分受到上層階級人們的喜愛，他們委託或購買畫家的作品，當 18 世紀野外運動在英格蘭本土持續受到抨擊的情況下，蘇格蘭高地提供了恢復傳統價值的一線生機。在浪漫主義詩人與藝術家的努力下，高地以它巍峨壯麗、浪漫動人以及令人心生敬畏的樣貌為人所知，驅使人們動身前往旅遊與冒險，並且在這片「荒野」上享受全新的狩獵體驗。

藍道西爾自己也與獵人為伍，加入維多利亞時代高地狩獵的行列中。如果說畫家這些畫作部分出於對自然的感悟，那麼畫家的獵人身分則提供另外一層考量。他勢必知道獵人們所面臨的處境，也應該知道狩獵對於培養男子氣概的價值所在。畫面上，狩獵所呈現的似乎不是單純作為「消遣娛樂」的圖景，而是在自然秩序下所進行的「公平」鬥爭，這場鬥爭的結果有存有亡，獲勝的那方才有資格繼續生存下去。畫作似乎想要解決傳統狩獵所面臨的道德困境，為狩獵這件事提供形象上的轉換。同時，這些畫面也是面向贊助者——獵人的，畫中對於男子氣概的塑造十分有力，並對狩獵是為了培養戰士的傳統價值予以維護。從畫家對該主題的發展來看，藍道西爾似乎持續對自然投射自我的情感，並且有越來越悲觀的趨勢，他晚年的作品《任意射殺》(A Random Shot)【圖 5】描繪一頭中槍倒臥雪地裡的母鹿，雪地上布滿凌亂的血跡與腳印，有一隻小鹿企圖吸吮其乳汁，畫作整體氛圍較早期作品來的簡潔許多。依照獵人自訂的「運動規範」(sporting code) 的要求，應該避免殺死母鹿，這一規定被認為是一種勇敢的行為，然而，實際的情況是母鹿經常與鹿群一起奔跑，獵人的誤殺時常是不可避免的。⁴⁶ 畫家在晚期的作品中，似乎對自然的秩序漸漸失去信心，自然中也時常存有種種「失序」的情況發生。有學者指出藍道西爾畫作中越來越悲觀的傾向可能與畫家的精神疾病有關，⁴⁷ 對他而言自然中所上演的生存鬥爭，似乎就如同面對自己的內心狀況一樣，是一場與自己進行對抗的過程。

⁴⁵ 原文為 “Landseer brought together the study of natural history, the contemporary passion for projection human values and characteristics on to animals, and Romantic fascination with violence, extremes of emotion and fatalism.” 轉引自 John M. MacKenzie, *The Empire of Nature : Hunting, Conservation,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pp. 31-32.

⁴⁶ The Animal Studies Group, *Killing Animals*, p. 60.

⁴⁷ The Animal Studies Group, *Killing Animals*, p. 59.

參考資料

中文書籍

1. 李淑卿,《自然與情感交融：英國浪漫時期風景畫的天空》，新北市：聯經，2018。
2. 錢乘旦、陳曉律,《英國文化模式溯源》，四川省：上海社會科學院，2003。

西文書籍

1. Donald, Diana and Jane Munro, ed, *Endless forms : Charles Darwin, Natural Science and the Visual Ar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Donald, Diana, *Picturing Animals in Britain, 1750-1850*, Lond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Paul Mellon Centre for Studies in British Art, 2007.
3. Herrmann, Luke, *Nineteenth Century British Painting*, London : Giles de la Mare, 2000.
4. MacKenzie, John M., *The Empire of Nature : Hunting, Conservation,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New York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5. Perkins, David, *Romanticism and Animal Right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6. The Animal Studies Group, *Killing Animals*, Urbana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6.

中文期刊

1. 高靈英,〈論司各特的自然風景描寫和蘇格蘭形象塑造〉,《中州大學學報》4期(2008,08),頁39-42。
2. 曹明倫,〈司各特的詩〉,《外國文學研究》01期(1985),頁100-105。

網路資源

Diana Donald, "Sublime Subject: Edwin Henry Landseer's Deer and Deer Hounds in a Mountain Torrent ('The Hunted Stag')", Tate : <<https://www.tate.org.uk/art/research-publications/the-sublime/diana-donald-sublime-subject-edwin-henry-landseers-deer-and-deer-hounds-in-a-mountain-r1129552>> (2019/5/20 瀏覽)

圖版目錄

【圖 1】 Sir Edwin Henry Landseer, *Deer and Deer Hounds in a Mountain Torrent*, 1832, Oil on canvas, 40.5 x 90.8 cm, Tate, London.

圖版來源：Tate：< <https://www.tate.org.uk/art/artworks/landseer-deer-and-deer-hounds-in-a-mountain-torrent-the-hunted-stag-n00412> > (2019/5/10 瀏覽)

【圖 2】 Thomas Landseer (after Sir Edwin Henry Landseer), *Stag at Bay*, 1848, Engraving with etching, 50 x 92.3 cm, Tate, London. 圖版來源：

Tate：< <https://www.tate.org.uk/art/artworks/landseer-deer-and-deer-hounds-in-a-mountain-torrent-the-hunted-stag-n00412> > (2019/5/10 瀏覽)

【圖 3】 Richard Ansdell, *Stag at Bay*, 1846, Oil on canvas, 213.5 x 367.3 cm, National Museums Liverpool (Walker Art Gallery), Liverpool. 圖版來源：

Walker Art Gallery：< <https://www.tate.org.uk/art/artworks/landseer-deer-and-deer-hounds-in-a-mountain-torrent-the-hunted-stag-n00412> > (2019/5/14 瀏覽)

【圖 4】 Sir Edwin Henry Landseer, *High Life*, 1829, Oil on canvas, 45.7 x 39.4 cm, Tate, London. 圖版來源：Tate：< <https://www.tate.org.uk/art/artworks/landseer-high-life-a00703> > (2019/5/12 瀏覽)

【圖 5】 Sir Edwin Henry Landseer, *A Random Shot*, c.1848, Oil on canvas, 121 x 182 cm, Bury Art Gallery and Museum, Manchester. 圖版來源：Art UK：< <https://artuk.org/discover/artworks/a-random-shot-164260> > (2019/5/17 瀏覽)

圖版



【圖 1】Sir Edwin Henry Landseer, *Deer and Deer Hounds in a Mountain Torrent*, 1832.



【圖 2】Thomas Landseer (after Sir Edwin Henry Landseer), *Stag at Bay*, 1848.



【圖 3】Richard Ansdell, *Stag at Bay*, 1846.



【圖 4】Sir Edwin Henry Landseer, *High Life*, 1829.



【圖 5】 Sir Edwin Henry Landseer, *A Random Shot*, c.1848.